

孔子改制致



諸子攻儒攷



上海大同

譯書局刊

書經存案
翻刻必究

諸子攻儒考

孔子改制考卷十四
南海康有為廣夏樸祖一詔

春秋時諸子攻儒

戰國時諸子攻儒

秦時諸子攻儒

兩漢時諸子攻儒

冒頓之寇漢耶律之人宋皆於大朝一統犯之若夫稱戈並起榮陽成皋之戰邯鄲之走鄱陽之攻高光明祖所固然當戰國時孔道未一諸子並起不揣德量力咸欲篡統其墨老二家駸駸乎項羽王郎陳友諒故相攻尤力哉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疑於陽必戰諸子自張其教陰疑於陽者也

考古

然聖道至中人所歸往偏蔽之道入焉而敗今藉諸子之相攻明仲尼之不可毀也然而儒為孔子所創非先王所傳蓋明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佾

孔子以博學知禮聞時人已久忌之尋隙摘瑕時時攻難或之語帶譏嘲如此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子張

叔孫武叔公然毀孔子於子貢之前尤其悍然相詆者毀辭

雖不知其如何然可見當時貴人之難相容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

敢為佞也疾固也

論語憲問

孔子周流席不暇暖微生畝譏其為佞而孔子答以疾固亦可見時人諷刺雖聖人亦不免針鋒相對者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

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論語憲問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論語微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

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

考十四

二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昏治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

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並同上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

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論語憲問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

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理甚厚服

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

其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為

其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為

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弁減鍾鼓等瑟以
勸眾也以為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彈
國以奉死哭泣虛哀以持久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
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
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
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眾比三者路世之政
單事之教也公易為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晏子春
秋外篇

墨子引之不知為晏子原文與否然晏子孫肩不掩豆澣衣
以朝與孔子盛禮樂宗旨自不同尼谿之沮必是實事晏攻
儒亦攻儒之禮樂厚葬久喪立命數者當是改制大義故人
皆得知而攻之

考十四

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

晏子春
秋外篇

淮南子謂墨子為孔子後學故望儒而貴之其後叛教自立
則疑之也

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

晏子春
秋外篇

孔門後學皆謂孔子賢於堯舜且推為生民未有蓋素王改
制以範圍古今百王受治也觀晏子之言可知當時譏彈無
不與聖門針鋒相對者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悅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
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
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
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

眾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減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滋薄聲
樂繁充而世德茲衰令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駁
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
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
繁飾邪術以營世君威為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
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眾
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兒不問其道仲尼迺

行晏子春秋外篇

晏子對曰君其勿憂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
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
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暮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

考十四

困於陳蔡之間

上同

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
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
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史記孔子世家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
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
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宮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
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
周君之紫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者乎夫文

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上

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說苑
修文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論衡
精瑞

少正卯在孔子時為一國大師能與孔子爭教其才可想

右春秋時諸子攻儒

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入不可使親

考十四

五

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期之節以勸眾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繁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眾墨子
非儒且夫繁飾禮以淫入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酒情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覬鼠藏而羝羊視責純起君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偏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墮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入之家翠以為侍入之野以為尊

富人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上

婚冠喪祭相禮必以儒者如佛之齋醮故事蓋禮為孔禮舍孔門外無知之者也亦可見諸儒行道之苦心矣後世冠婚喪事一以巫祝主之而儒者又不知禮節無怪孔教之日衰也

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懼亂乎衛陽虎亂乎齊佛於以中牟叛秦雕刑殘莫大焉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隨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懼子非儒

諸賢急於行道如負禮器詩書見陳涉之類耳墨子有意攻之故深文其言

考十四

六

孔子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令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墨子佚文

墨子攻儒以久喪厚葬為第一義故託晏子以攻之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沉論訓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

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梁惠

孟子將行道而有臧倉之沮尹士之譏程子則有孔文仲之劾朱子則有林栗胡宏沈繼祖之劾至謂喫菜事魔挾二尼

考十四

七

為妾拽孔子之木象其子盜牛從古已然况以孔子之聖猶伐樹於宋削迹於陳微服避禍餓至七日奚有於區區之譏乎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

我問孟子

孟子滕文

儒者創教非先王之舊法故滕父兄百官考於舊志不肯相從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

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
褐相履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祗陳相見許
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

道者並耕之道倉廩府庫儒者之道滕文公首尊儒術許行
欲以其道易天下故先攻儒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
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萬章

當時諸子並行而儒道至顯故時人妬而誣之

考十四

溲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
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上

溲于髡與惠施同派殆名家者流也名家為墨氏之後學故

亦攻儒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竇竇以學子為彼
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莊子

孔子之道尚名老學不尚名故莊子假託而攻之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
以久處
莊子天選

此亦莊子述老子之言以攻孔子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
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軻夫堯既已黥汝以仁
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
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死莊
之失其羨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槌之間耳
莊子

師大宗

考十四

九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
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莊子駢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
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烈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
人則以身殉天下
同上

及至聖人斃蕩為仁蹠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
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
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
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

為仁義聖人之過也莊子馬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
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
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昏竭則藹寒
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
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天下乎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
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

考十四

十

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
仁義聖知邪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
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
棄知大盜乃止桀王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
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摧亂六律
鏗絕箏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
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擺工
倭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

楊墨之口攘弃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煖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莊子法篋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莊子

考十四

十一

為圃者曰子奚為若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莊子天地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

天下死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
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
人之性也莊子天

莊子雖攻儒而甚得儒之實故錄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
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
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
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考古

十三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
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
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
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莊子天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
意忘其為鳥也盼盼跼蹙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
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莊子木

老子之學藏身甚固運用甚巧後世多用之其與儒有陰陽之分飾知驚愚脩身明汗揭日月而行所謂陽也然多蒙禍患但儒者直道而行不肯為老學之曲則全耳

老萊子之弟子出耕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莊子外物

考十四

十三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含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同上

莊子述老子之學以攻孔子內外篇中開口輒言之可知當時聲滿天下矣名為孔子所特立其攻之白以假說幻怪之名聞又曰獨絃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又曰飾智驚愚脩身以明汗又曰相引以名蓋皆取名為實實為身贅之意也詩書禮樂為孔子所定其攻之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又曰澶漫為樂摘僻為禮又曰聖人死大盜止斗斛權衡符璽所以重盜跖而不可禁皆聖人之過也又曰說禮是相於伎說樂

是相於浮又曰儒以詩禮發冢蓋皆祖尚老子清淨無為之首以相攻詆也仁以愛人義以正我古今之公理推之東西南北而皆準者也其攻之曰黥人以仁義劓人以是非斃麀為仁踐攻為義以聖人為利器而大盜乃攘臂其中以博學為擬聖而天下不可為俗無親者至愛而狼虎為仁自勉者役德而天下易性其顛倒乎是非謬悖其議論祇顧一時之安不恤天下之亂老氏之禍慘哉彼固知孔子之改制立教而故為刺謬者也迨至天下篇則尊之為神明聖王且以裂天下者咎諸子之道術然則莊子亦知言者哉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考十四

十四

篋衍中以文繡戶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履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其猶榘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獫狁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斲齧挽
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獫狁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
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
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
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莊子
天運

古今水陸周魯舟車之說蓋譏孔子之託古以改制春秋新
周王魯之事故曰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
袂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
知其道也莊子田
子方

考十四

十五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
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束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
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
人俱對容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容問
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末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
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
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
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
至於澤畔方將杖桴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

再拜而進容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容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容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

考十四

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莊子
漁父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利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譏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莊子
列子

莊子漁父列禦寇非真文前人辨之已詳以其流傳甚久亦莊子之後學也故存之

語曰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

者也荀子大畧

按家言邪學指戰國諸子之攻儒者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性情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仲尼

此是華嚴第八地境界

周秦諸子多創異說其以為孔子顏子之言本不足據惟引用樂天知命兩語出於繫辭蓋列子遠在孔子後亦讀孔子書後從老氏以叛教者也其曰修詩書正禮樂可知六經皆孔子手作而分見於諸經之義理制度為孔子者無疑矣

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

之遺遺者也揚朱

楊朱曰原憲寔於曾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寔損生子貢之殖累身故善樂生者不寔善逸身者不殖上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曰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孟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

考十四

十八

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竝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列子說符

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後師各分門戶所造不同故多歧也且孔子條理紛繁無所不有莊生以為明本歎

繫末度其義理之多可想矣多而攻之為攻蓋有以也然方其體者無轉圜之用得一面者無肆應之功道烏可以執一哉何歧之有也

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

農戰矣商君書 農戰

詩書禮樂善脩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

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同上

攻儒者亦多端然無有商韓之無道者詩書禮樂固勿論仁

廉善脩亦惡之此真異聞戰國時精論謬論無所不有如此

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商君書

戰書農

考十四

十九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

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商君書 去強

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同上

攻及孝悌尤為悖諍豈秦固貴不孝不悌乎相攻至此國不

可以理論矣

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

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書 畫策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

也商君書 說民

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商君書 算地

六韜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

非兵曰蓋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壽
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蟲勝其故也
十二者成樸必削商君書

詩書禮樂仁義皆棄絕亦不復責誠信貞廉亦以為蠹則是
以欺貪為能治乎橫議之無理至此孟子所謂於禽獸奚難
也然敢發此論其心思亦不可解矣

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遙監鐵論

此鄒衍攻儒而及禹貢謂禹貢為孔子之筆也

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
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
知方圓也論鄒

考十四

二十一

鄒子之學有君臣上下六親亦與儒同而史遷多微辭以其
疾儒也其道自小推至大又謂治各有宜陳義必甚多惜於
令不傳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
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
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尹文子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
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尹文子

右戰國時諸子攻儒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逸敏田駢
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

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奔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奔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應身必不長屨無謀方乞謹規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王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瀟瀟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呂氏春秋士容

田駢慎到莊子謂其無生人之行至於死人之理者此客被服中注進退中度趨翔閑雅是儒者也田駢近黃老學故攻之

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臧三牙公孫龍言臧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

考十四

二十一

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臧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臧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呂氏春秋注辭

公孫龍子習於名家為墨子餘派儒墨不相能故亦攻儒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呂氏春秋有度

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

子皆逃

韓非子外儲說左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

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母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韓非子
諫林下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戩然至日晚必歸饜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愆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

者治未畢也

韓非子外
儲說左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

考十四

二十三

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韓非子
難二

攻仲尼攻文王亦猶攻堯舜湯武也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戴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

韓非子
五蠹

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

韓非子
顯學

故孔墨之微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

葬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午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詞

韓非子以孔墨為顯學且明其後學之盛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二教並行其披倡於周秦之際者亦盛矣荀子非十二子

考十四

三十三

有子張子夏子游之儒莊子天下篇有苦獲鄧陵南北墨別墨之號蓋儒墨爭教勢力均敵互相頡頏而墨子以苦人之道卒敗於孔子固由後學之不及亦其道有以致此也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

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韓非子忠孝

商君攻孝弟誠信韓非攻堯舜湯武孝弟忠順亘古悖論未有甚於是者然其端實老子開之老子棄仁義孝慈絕聖智

故韓非承之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

子五

孝經緯託先王以明權則先王之語亦儒者之語也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孔子未改制之先時君之治國者大率如此韓非援上古之世以攻儒術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明主之國之有

考十四

五

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

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韓非子八說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

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韓非子難一

嘗罰嚴明所以用法也韓非尚法故賞罰為專家之學是以

譏孔子不知善賞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

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

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

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

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

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韓非子

不知讓天下之盛德而譏御下之無術是笑伯夷之餓不解為盜也

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設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寸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為之的設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

考十四

三五

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韓非子

問辯

韓非與李斯同學於荀子而二人之敗其事同其禍同觀史記李斯傳斯辭荀子之言從可知矣蓋二人皆以急功名之故遂嚴法酷令以投時君時君說之其禍中於人亦反及於已辯察之言賢抗之行非以為亂世無怪其與李斯同也

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

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
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
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
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
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
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
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
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悖愆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寔
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
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
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

考十四

五十六

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
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
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
如此人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
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

韓非子
說使

韓非以險隘酷烈之術求售於天下而尚名節賤爵祿者皆
欲禁絕之甚至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亦攻之不
遺餘力使其道大行孔子之教掃地矣嗚呼慘哉

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
教下不聽上上不從法也

韓非子
說使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韓非子六反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庠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

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韓非子說

故舉先正言仁義者益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

韓非子五富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

考十四

二十七

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照是世之所以亂也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

並同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

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於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

韓非子
類學

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韓非祖尚老子一變而為刑法之學故所言多急功近利愚人之術戰國之世儒墨後學盛行於時韓非目擊其所傳之

考十四

三八

道與已之法大相刺謬遂倡言剗擊謂無耕之勞有富之實無戰之危有貴之尊一則曰亂人之法再則曰亂人之國嗚呼食功食志彭更之見何迂何韓非以學道立方為離法之民也其比於彭更有閒矣

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

論衡
非韓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苦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山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攔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

韓子開之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

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並同

韓非尚老及申韓與儒為反即有儒行不貪官榮亦攻之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人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

考十四

五九

於上上下下交爭怒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史記秦本記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以禮樂為亂世以夷狄為聖人亦厭禮樂之煩故為此言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史記秦本紀

右秦時諸子攻儒

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絳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備離離各欲行其知偽以來鑿柶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行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淮南子微真訓

老氏以無為為宗旨墨子以尚儉為宗旨故買名舉師禮貌者二氏皆攻之也

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劓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白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褻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羔羊之裘韋以帶劍歲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

淮南子齊俗訓

此皆攻儒之衣服禮容者儒不尚詐謀不言兵故國弱然魯人從儒其君實未專用儒道也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繫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為曠

考十四

三十一

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莞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拖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

淮南子齊俗訓

淮南是老學其攻儒亦采墨學為之

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

淮南子齊俗訓

飾禮淫樂崇死久喪其攻與墨子同是老學亦大不以為然者老學為法淨自然不為飾外也

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為輔情也

淮南子齊俗訓

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千戚而笑鑿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同上

漢時遺書尚有以禹武不為三年之喪三月之葬者引古以攻儒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淮南子道應訓

此文與莊子胠篋同可知是周秦諸子異說而孔學以大名

考十四

三十一

而見譏可想矣

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淮南子沁論訓

詩是商周詩而淮南以為不若三代之盛可見詩為孔子所作故以為衰世之造與三代無與矣此以舊制攻孔子者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予者也淮南子精神訓

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淮南子說山訓

喪服無出母之服時人譏之

哀公好儒而削淮南子人樹訓

戰國人多以魯好儒而削為儒罪其實哀公未嘗聽用孔子

也

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鹽鐵論
力耕

井田是孔子所立有若之對哀公孟子之對滕文使為大周

定制則魯為秉禮滕亦姪宗煌煌大典誰敢不從又何必二

子言之漢亦未有行此制故漢人猶攻之

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

兩利相傾也
鹽鐵論
錯幣

孔子之制不征山澤不言錢幣漢廷俗吏弱守舊法豈肯周

之

故未違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

鹽鐵論
復古

漢人開口以儒為拘則儒之守禮而遵師法可知

考十四

三十一

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賂選舉之士擢升贊

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

鹽鐵論
制復

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遽即三公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

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

上同

武帝擢用儒者以不次雖未盡得其人而儒術之行實賴之

桑宏羊何足知此

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譏於

黎邱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

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

稱之猶疑者能言遠不能行也

鹽鐵論
論儒

當戰國時異學競出故以孟子為守舊至孔子之儼於黎邱亦常事耳訾詆及此夫亦何所不至哉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為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鹽鐵論論儒禮義由孔氏出蓋御史亦知孔子改制也

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窶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鹽鐵論貧富

饑寒亦常事耳安足以病諸賢能其言若以假財信姦佞為

能者何其謬也然可見時人忌而譏之甚至矣

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為得也鹽鐵論毀盟

孔子為行道救時計凡有所以行吾道者則為之故曰內貪不直則道不行故曰外矜往來游說雖未有得亦栖栖然而不止亦可見傳道之勤矣

成卒陳勝釋輓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為臣孔甲為涉博士卒俱死陳為天下笑鹽鐵論褒貶

孔子卒後澹臺滅明居楚子貢居衛子夏居西河大者為師

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七十弟子六萬徒侶專以傳教為

事故以涉之微淺而負禮器詩書委質為臣孔甲且為博士
雖死而不辭傳教為主則不必擇其人但以行其教也

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
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

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
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

患也監錄論
相刺

攻儒者往來浮游亦可見傳道之勤矣攻儒術為不驗之語
以其創說自古未嘗行之也

昔魯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
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

考十四

三十四

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
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

滿篋不為有寶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
文繁眾辭而已

監錄論
相刺

公儀子思原固無負於魯孟氏子輿亦何害於梁魯削梁亡
實由積勢且二國究非用賢其至此亦宜哉七十子之徒去
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其為道亦至矣亂之愈滋安足

為諸賢害哉

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
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監錄論
相刺

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違懷古道

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_上

變冠殊於鄉曲當時一受儒教輒變冠服如今一為僧道即變冠服然

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殖於衛子貢子晁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鹽鐵論殊路

考十四

三五

諸賢既傳道於孔子而或死或幾於死其為道亦勤矣俗人不知且不諒其苦既死則笑其愚不死則譏其悖何口舌之酷至此哉

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鹽鐵論殊路

儒者之服三年之喪皆孔子所特立者也孔子變二三子之服而子路長劍危冠之服去定三年之喪而宰予之禮敗樂崩之說興不然大周定制愚者猶不設疑之况宰子哉

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

鹽鐵論殊路

仲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

鹽鐵論訟賢

不學未必不得其死其語誠是然為道而死死得所矣仲由強梁宰我柔弱不亦可以瞑目乎哉

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遵稱往古而言嘗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比人本狂以已為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

鹽鐵論論誅

當時諸家賤儒行不逮言故來當世之譏然榮華其言亦可見儒者之移人亦在此

考十四

三六

往者際餘背漢斬於泝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

鹽鐵論孝養

弄口見戮無益於已而廣說法則有益於人也

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踖踏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

鹽鐵論利議

褒衣博帶儒服也鞠躬踖踏禮容也議論稱誦法言也於詆毀之家可見儒教面目

諸生闕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

近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鹽鐵論國病

孔子陳義甚廣故以為首攝多端

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令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夫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

苟亂耳鹽鐵論論菑

讀此可知陰陽災異之說為孔子所獨創以下難陰陽五行相攻姑不錄俟錄入孔子大義耳

相攻姑不錄俟錄入孔子大義耳

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過圍

考十四

三十七

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鹽鐵論大論

至於漢世猶攻孔詆儒若此以其匹夫創說未嘗行之也

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鹽鐵論能言

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同

談治術者多攻之即迂遠不切於事情之意也

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鹽鐵論國病

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辟造陽

也鹽鐵論地廣

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鹽鐵論刑德

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

監鐵論和親

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譽議

監鐵論認聖

也 莊子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然則儒以孔子之學治世亦可

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獨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

効也

監鐵論論儒

考十四

時相之攻儒若此然孔門後學之尊孔子以為生民未有是眾口一論也

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

案綰臧綰臧自殺

史記孝武本紀

漢世儒之見絀尚如此至董生以非六藝之科者絕勿進公孫宏亦以儒學顯而儒術遂行於世

而黜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史記汲黯列傳

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官用更為

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

論衡程林

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

同上

高文吏下儒生世俗尊富貴薄道義故至此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墮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

論衡程材

後漢最崇儒術百官盡用儒生然詆訾墮落猶如此况後世乎

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稽闕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

論衡程材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

考十四

三十九

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

論衡正說

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論衡謝短

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

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

並同上

合上二條觀之漢儒生已如今日從事八股者之陋不通古
今不諳經義宜劉歆得出而奪之
右兩漢時諸子攻儒

考十四

四十



改制考卷十四終

弟子

陳國康同

初校舊校

歐桀甲總校

